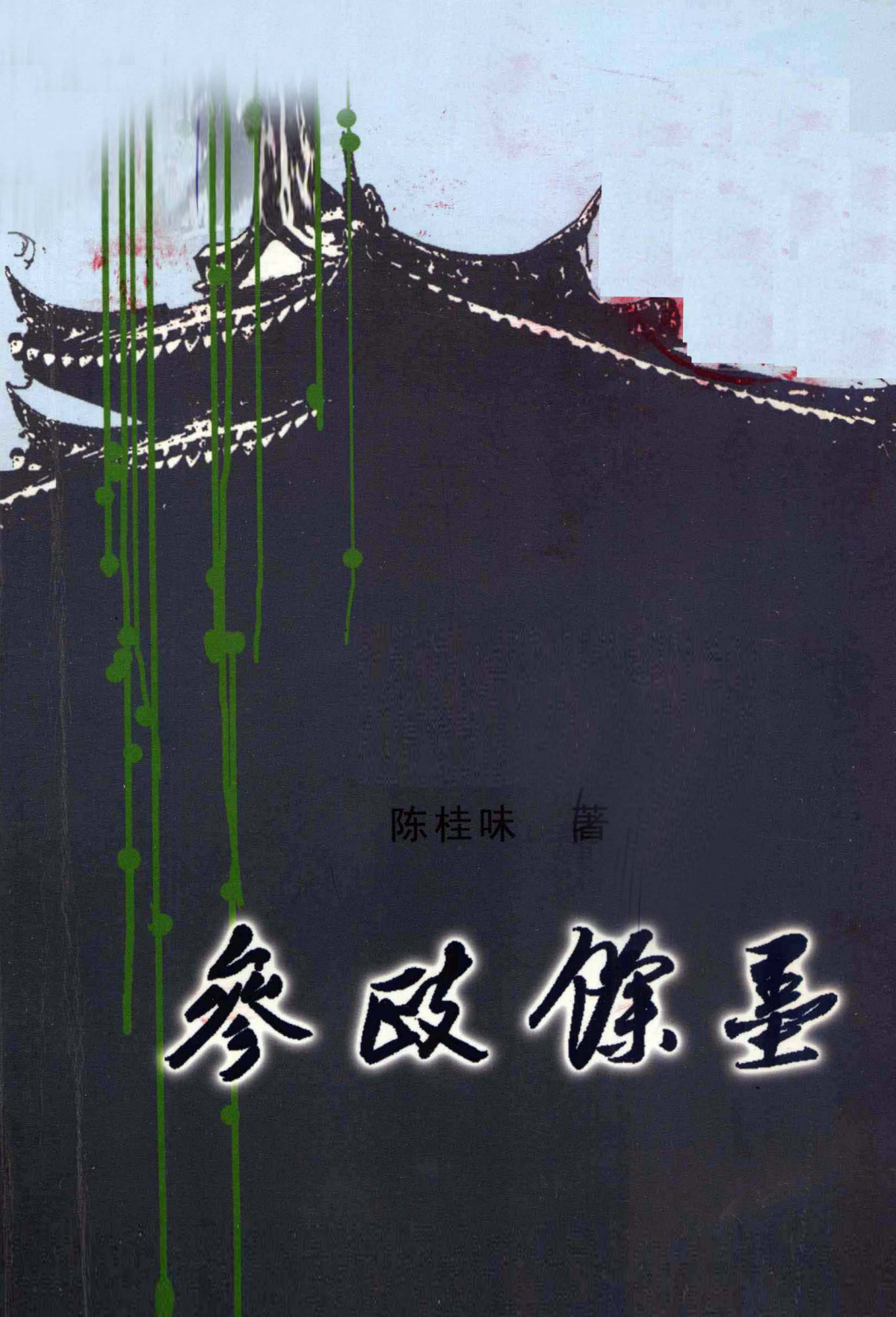




陈桂味 著

參政餘墨

参政餘墨

陈桂味

一片冰心在玉壶

——陈桂味《参政余墨》序

参
政
余
墨

《参政余墨》是陈桂味先生调任政协漳浦县委员会以来,在参政议政之余撰写的“三亲”资料的汇集。这些资料所反映的,有他在县政府工作期间亲历的一些人和事,也有他在政协工作期间,临机受命,“尽职而又越位”,肩负县政府城建东线工程指挥重任的回忆;有对三中全会前后亲闻亲见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对比和叙述,也有社情民意的走访调查;有对地方史料史实的考证,也有宣传政协委员风采的篇什。陈桂味先生在县政协工作十六年,此前在县政府工作七年。可以说,《参政余墨》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二十三年来工作和生活的轨迹。

陈桂味先生是在我县、我市机构改革中最早一批走上县处领导岗位的同志。在县政府供职的七年里,他工作勤奋,事必躬亲,好学不倦,不耻下问。其时,我先后在政

府办、县委办工作，公事私谊，时有过从。他为人豪爽清廉，实事求是，喜欢直来直去，从不打太极拳，从不虚与委蛇。汇报工作，没有废话，没有客套，不会讨好，不会粉饰，也不会邀功。他有时又十分倔，认定的事理十驾马车拉不回来。然而他又是谦冲随和、风趣幽默的一个人，乐于也善于和干部群众打成一片，能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团结和感染身边的同志。现在不少干部百姓一谈起他，还都亲切地称他为“农民县长”。“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在漳浦，他是颇得口碑，饶有政声的。

陈桂味又是我县、我市同级同年龄段领导层中，最早从一线岗位上退下来，走进政协班子的同志。那一年，他的足迹在经济建设的前沿消失了。然而，在人民政协的战线上，从此有了他忙碌的身影。县政协自第八届委员会以来直到今天，参政议政有声有色，协商监督全方位开拓，这与陈桂味的长期力辅力佐，竭尽股肱是分不开的。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文史工作，陈桂味更是倾心组织，身体力行，矻矻笔耕，持之以恒。修史明志，存史资政，在我国是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孔子的《春秋》、左丘明的《国语》、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些史籍的传世，都是明证。在十几年里，陈桂味主持的文史委所编写的《漳浦文史资料》，多次获得省、市政协文史委的好评。《漳浦文史资料 1~25 辑合订本》、《漳浦县

志(点校本)》、《漳浦滨海风光》、《漳浦村社要览》、《漳浦姓氏丛谈》等一部部较有价值的资料巨册次第问世,填补了我县地方史料、志书的诸多空白。——这或许是有关方面当初所预想不到的成果吧!

陈桂味还是我县、我市同级领导层中,较早著书,整理撰写从政回忆录的同志。二十三年前,是时代的浪潮,把他们送上了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如今,他们陆续都到老年。陈桂味能在已届退休之时,静心回顾走过的足迹,梳理从政二十多年的感悟,对照时代社会的要求,重温父老乡亲的期望,淡泊名利,寻找差距,学会感恩,在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中不迷失自我,坚定人生的信念,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而当我们结合他所处的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去解读他的人生轨迹,体味他的心路历程时,《参政余墨》这本并不算厚的册子,便有了一份新鲜独特的个性,有了一份厚重和沧桑。

陈桂味先生要我作序,婉辞再三,终于应命。冒昧言之,且为小引,还望读者通人宥之。

何 友 麟

2007年元月28日

目 录

一片冰心在玉壶

——陈桂味《参政余墨》序 何友麟 (1)

第一辑 往事杂忆

古港新姿

——清除旧镇港“封锁线”记事 (3)

治理南门溪记事 (8)

中西老灶移村记事 (12)

昔日火烧埔,如今黄金地

——火烧埔创业史话 (16)

闽南第一洞

——国道 324 线盘陀岭隧道建设纪实 (30)

“高路入云端”

——车本公路建设纪实 (38)

县城东线建设纪实

——写在东线工程建设四周年之际 (43)

县城东线建设纪实(续)

- 举步维艰的工程后十年 (59)
- 《漳浦村社要览》编辑始末记 (75)

第二辑 委员风采

为了大地丰收,为了农民富庶

- 记阮仲铭委员 (85)

丹青有法,艺海无涯

- 记林仲文委员 (93)

无影灯下卅三载,一腔赤子报国情

- 记杨南泰委员 (9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记王文径委员 (107)

求索之路

- 记王文径委员 (114)

梁峰九九话林昌

- 记李林昌委员 (120)

文史园里第一人

- 记李林昌先生 (125)

此际风正好,扬帆向外洋

- 记杨江河委员 (12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 记李松辉委员 (135)

结石克星

- 记范顺明委员 (144)

维修行业的一面旗帜

- 记李来通委员 (150)

达通公司进入发展快车道	
——记李来通委员	(155)
老区新貌	
——记霞美镇巷内村兼记党支部书记邱素秋	(160)
心中有路大道行	
——记全国劳动模范、漳浦县政协常委黄全和	(168)
放眼两岸写“五缘”	
——记严利人委员	(175)

第三辑 史海钩沉

漳浦县开漳圣王信仰	(183)
高山·高山港·高山大宅院	(188)
六鳌城	(201)
闽粤畬族的变迁	(205)

第四辑 社情民意

在深圳打工者的四点希望	(217)
深山里的期盼	
——赤土乡横山水美调查	(220)
运销是生产的重要环节	
——仙洞村重视销售环节， 促进水果生产稳定发展的调查	(228)
后记	(231)

第一辑

往事杂忆

古港新姿

——清除旧镇港“封锁线”记事

川流不息的鹿溪河水与浮头湾万顷海涛在此交汇。古寨山、后埭山是天然屏障，天生地设的潮汐河口，加之上千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毅力，拓展了旧镇城、旧镇港。

千年往事，沧海桑田，无须也无法究其根底，然从史料、方志所录所载，亦足以说明此镇此港在经济贸易、兵防军事、交通运输诸多方面，是漳浦乃至漳州的一处要地，且在港、台、东南亚也颇有名气。此镇此港的历史沿革荣枯兴废，诸如何代名“敦照”，何时易“古镇”，又为何叫“旧镇”；何期港繁镇荣，有几多船舶，几多商行，几多户口；何期港禁镇衰，以及焦土抗战，投石锁港等等，当代专家学者、文史工作者的专著中已考证精细，备述详尽了。览古知今，方知今非昔比：是五星红旗下的新中国，才使得古港古镇展现新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才使得古港古镇建设日新月异。你看那环绕古寨山的幢幢楼舍，粉墙红瓦，层层叠叠，高低错落，沿港堤的新旧楼房，鳞次栉比，一直延伸到镇北外的村庄，旧镇油厂高耸挺立的烟囱，祥云缭绕，古寨山高坡处的古老榕树，枝繁叶茂，无限生机……从远处眺望，古镇似一艘升火待发的巨轮，即将远航，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今天，古镇焕发青春，古港展现新姿——

1984年，新建成二百吨级码头一座。

1984年，省政府宣布旧镇港为对台贸易点。

1985年，省政府宣布旧镇镇为工业卫星镇。

1985年，来港停靠贸易的台轮有175艘次，台胞近一千人次，贸易额42万美元。

1986年，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8万吨。

1986年，清除港障“封锁线”和港池航道淤积。

1990年，500门程控自动电话建成并投入使用。

1991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超亿元。

四十多年来的建设业绩，只有在撰写旧镇史志时才能全面展示。这里仅把1986年清港拆除“封锁线”的经过录留于此，作为资料供后人参考。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我县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海峡两岸气氛的缓和，旧镇港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受重视。县政府多次聘请港航交通部门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来港考察论证和规划，产生了多篇可行性报告和规划蓝图。专家们一致认为先要拆障清港而后建设，即要下决心拆除抗日战争期间为防阻日寇兵舰入港而在港口抛石设置障碍的所谓“封锁线”（座标位置：东经117°42′54″北纬24°1′20″）。

旧镇港上“封锁线”，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产物，1938年（民国廿七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焦土抗战”，下令各地破坏水陆交通设施，其时漳浦县政府奉令在旧镇港航道设障，以阻日寇兵舰入港登陆，强令分派各区各保以任务，调来船只民夫，运载石头抛卸于港口而成“封锁线”。八年抗战结束，1945年（民国卅四年）底，漳浦县政府曾经提出要拆除“封锁线”，当年在向省政府所作的《施政总检讨报告》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本县旧镇港及佛昙港，战前原有轮船通上海、厦门、汕头、香港等处，战时海口奉令封锁、航路交通断绝，现在旧镇港封锁线障碍物石沉海底，在技术上言，已非县之力量所能拆除，希望省方有通盘计划，

扫雷亦盼军方当局迅速完成。”当时省方当然不可能解决漳浦这一难题。嗣后，旧镇五家商行老板自行聘请厦门潜水员到港打捞，也由于技术、财力局限而未果。1958年3月，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闽南分局和旧镇航运站请来厦门港务局打捞队潜水员郭扶良、黄顺兴、杨美坤三人，于3月20日至26日，用7日时间，逐人分班下水打捞，共打捞出石头56000斤，只把“封锁线”开了个缺口。出入港口的船只过此，仍是提心吊胆，犹如过“鬼门关”。

拆除“封锁线”这一历史使命，必然地落在改革开放的盛世时代。

1985年3月，县人民政府在上报规划建设旧镇港方案的同时，就港区、航道疏浚，包括拆除“封锁线”的意见，报告市人民政府。1986年6月3~4日，省长胡平、省府副秘书长庄南芳、省农委主任童万亨、经委副主任郑本灼、计委副主任余金满、财政厅副厅长张建良等一行十一人，由漳州市委书记张文良、市长韩玉琳陪同，来我县视察“两水”开发，现场办公。县委书记黄步翔、县长张如松陪同视察并汇报工作情况，其中也汇报了开发旧镇港口，清港除障问题。胡平省长对漳浦的工作表示满意，他说：“大家对漳浦感受较深，这里变化很大，很有成果，看到了漳浦的希望，也看到福建的希望。”当场拍板拨款30万元，疏浚清理旧镇港，发展对台贸易。1986年7月2日，县府成立旧镇建港指挥部，组织实施拆除“封锁线”清理港池淤积。分工由我任指挥，县交通局副局长王福祥任副指挥，成员由旧镇镇政府、旧镇航管站、边防派出所等单位领导五人组成，指挥部组建后，即着手筹划开展工作。漳州市交通局、港航管理处积极支持清港工作，局处领导同志多次听取清港方案汇报，提出建设性意见。7月29日，省运输协会会长袁凤庭、省港口协会理事长、省交通厅副厅长厅长夏美仲、省口岸办副主任徐干清等率省市交通港航部门的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一行二十六来旧镇港现场考察办

公，听取张县长和王福祥副指挥等清港工作及近期港口建设设想汇报。他们听取汇报后，对县委县府重视交通工作表示满意，建议在拆除“封锁线”后要集中力量搞好港口总体规划，表示要从技术上支持我县搞好港口建设。当时正在东山港施工的省水电厅围垦工程处杨文银、杨港和闻讯后主动来浦联系工程承包业务。他俩都是漳浦人，表示要优质、高效、廉价为家乡建设再做贡献（该工程处1970~1971年间曾在旧镇桥闸工地施工）。8月9日，该工程处领导及工程技术人员来现场调查考察，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漳浦建设事业。当时还有几支工程队在竞争业务，经协商选择，最后确定疏浚工程的测量设计和施工技术验收由漳州港航管理处承担，疏浚工程施工由省水电厅围垦工程处承包。围垦工程处即派出第一工程队一艘挖泥船和两艘装卸船抵达旧镇港。市港航处测设工作也及时完成，出图交付施工。经一番准备工作，于9月13日正式开工。

疏浚工程分三期实施。第一期从9月13日至10月1日，疏浚“封锁线”。工程设计范围：开挖宽60米，长35米，深3.5米（即黄零下5.6米），总工程量5965.4立方米，其中，沙土2852.15立方米，复盖层582.4立方米；大于1.5米厚的乱石层2114.99立方米，小于1.5米厚的乱石层415.92立方米，工程造价90271.27元。第一期工程也就是这次清港的重点，工程队施工后，进展比较顺利，施工地点准确，施工人员积极性高，他们为按计划完成任务迎接国庆，克服16号、17号两次台风和台风引起的大潮影响，顶风冒雨，战高温酷暑，其过硬精神可敬可嘉。9月19日，指挥部邀请县五套班子部分领导到现场检查视察，各位领导对工程进度、工作效率表示满意，对工程队的忘我精神备加赞赏。第一期工程于国庆节如期完成，验收结果是：实际开挖宽80米，长30米，深3.5米，总工程量7500立方米。比设计超挖1500立方米。对超挖部分，施工单位表示作为贡献，不计报

酬。“封锁线”清除后,这段航道满潮水深可达8米,千吨级海轮可以通过。清港的第二期工程是疏浚旧镇港6号灯标东北侧的突出部(即狮头养殖场排泄口段),扫除这一地段主航道上严重淤积。设计挖槽面长192米、宽50~60米,深至黄零下3.1米,挖方工程量9545立方米。第三期工程是疏浚旧镇港池淤积(旧镇港一号码头至石柄毓城,挖槽面长850米,宽15~35米,深至黄零下1.7~3.6米。这两期工程分别于10月8日至11月4日,1987年2月3日至6月30日实施完成。这两期工程实际验收是:开挖4.45万立方米(含设计线外完成工作量1.4万立方米),大大超过原设计工作量,对超挖部分施工单位也分别以做贡献和优惠价计款。

清港三个施工阶段,共完成疏浚工程量50489.58立方米。“石沉海底”半个世纪的“封锁线”今得以清除,其历史意义远不止是搬掉港道的二千多立方米乱石。同时还拓宽、加深航道和港池,增加了锚泊位,改善了通航条件。市港口协会为旧镇港作了总体规划,为今后古港建设绘制了美好蓝图。清港三期工程和总体规划全部费用25.6万元。整个施工过程,指挥部坚持精兵简政,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原则。指挥部办公地点借用旧镇港航管站一间房间,办公室仅有一名工作人员负责联络,大量具体事务都到现场研究解决,施工全过程协调较好,做到安全如期,完满完成县委、县政府交给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清港拆障任务,为旧镇港更繁荣,为漳浦更振兴,贡献出一份力量。

试问南来东海潮,试问千年古寨山:古港风采神韵,不就是今朝最美吗?

1992年春写于政协红楼

[载《漳浦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治理南门溪记事

参
政
徐
璜

南门溪原属鹿溪中游一条贴近城西、城南的支流，是鹿溪上游支流之一的查岭溪流经高罗山西侧的一叉分流。它经高罗山，绕西宸岭，穿绥西洋（洋，平洋，方言指广阔的连片水田），临西湖，然后南折流过绥南城下、南门村边，再蜿蜒曲折向东南，在炉尾村东南注入鹿溪。因流经绥城南门下，故名南门溪。

南门溪源头水丰，溪水长流不息，它既有农田灌溉、居民洗涤之利，有绿水清波，点缀美化环境之好，也有洪波涌起，呼啸怒吼，泛滥成灾之害，每年雨季汛期，鹿溪暴涨、洪水由南门溪、绥西洋、浩浩荡荡，长驱直入南门，波及绥城南部，时常闹得全城不安，尤其南门村，一到汛期洪水，村民苦于水害，往往要攀上屋顶呼救。根治鹿溪中游水害，是城关西南部一带居民盼望已久的愿望。

1974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县委、县革委作出“一定要根治鹿溪”的决定，12月16日，在县委主要领导的直接指挥下，迅速调集一支拥有三万多名民工会战鹿溪的庞大队伍，县直机关、团体、工贸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和中小学师生也投入战斗。改溪工程上起梅东合溪口，下至英山、后港，全长11.7公里的迂回曲折旧河道，截弯取直为8.3公里，整个工程需挖填716万土石方。会战期间，县委主要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坚持和民工、干

部、职工同劳动，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对参战者是极大的推动和鼓励。经过 50 多天艰苦奋战，挖出一条长 8.3 公里，河底宽 100 至 130 米，河深 2 米，堤高 6 米的人工河道。翌年 2~3 月间，又在涂桥头建成一座横跨鹿溪新河道的 26 孔石拱桥闸，配套建设灌区左右干渠。整个改溪工程，为整个鹿溪灌区防涝抗旱、农田灌溉，为减少、减轻鹿溪中下游（包括城关及炉尾、鹿溪、溪南、英山、后港等村庄）洪涝灾害，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顾及不周的是，南门溪的源头被归入鹿溪，南门溪上游的溪道被平整为农田，仅存西湖南侧至港仔口这一段死溪，鹿溪水流不进，城西、城南、城东的污水（工业污水、生活污水）却不断注入，加上南门溪两岸居民的垃圾盲目填入，酒厂排污也部份从港仔口注入，尽管从港仔口至东城溪（即漳浦一中校园南墙外）挖有一条引水渠，多少能排除一部份污水入东城溪，但由于溪道深浅宽窄不一，溪道与渠道前后又不配套，经年累月，这段溪污水腐恶，臭气熏天，蚊虫孳生，危及这一带环境、耕地、作物和居民、工厂职工、学校师生的身心健康，构成公害，人们称它为绥城的“龙须沟”。治理南门溪，清除污染公害，成为广大居民、师生、职工的强烈要求、迫切期望，有的投诉于人大、政协，有的上访于政府，有的投书于报社。

县政府倾听群众呼声，关注南门溪污染问题。1984 年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就指示有关部门现场勘察，专题研究治理措施。1985 年春，人大常委会把治理南门溪作为人民代表的一件提案，交政府办理。县长张如崧作出了“一定要及早治理南门溪”的指示，并亲自到现场视察，参与治理方案研究，同年十二月四日，县政府成立治理南门溪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分工由我任组长，县人大副主任程惠荣、县政府调研员吴启明、绥安镇党委副书记陈合龙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主任吴启明、副主任邱志爱、陈合龙、陈荣耀，并从绥安镇、建设局、水电局、自来水公司抽